

赖在医院过年

贺谊胜

寒潮还没到,身体拉警报,浑身疼痛心里慌,申请住院要趁早。谁知病房爆满一床难求,而且我想要个双人间,因为我需要护理,而且婆婆也病情加重,可以一边看病一边照顾我。这样的话要等到二月,那么就赖在医院过年算了。虽说过年要在家过才舒坦,但管不了那么多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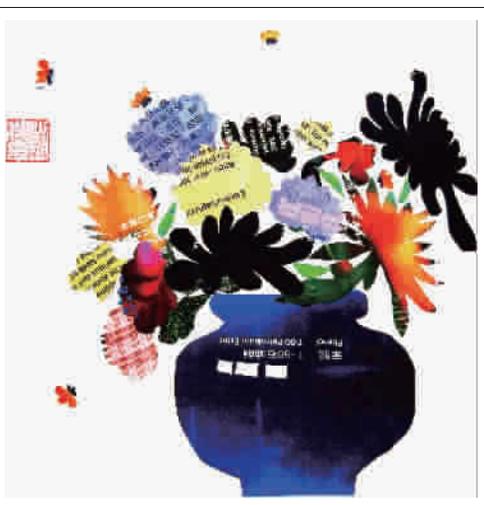
有人建议,做完治疗开些药回家休息不也一样?大不一样。有一次冬天,我去开药,突降大雪,人行道上结冻打滑,我险些摔倒,婆婆扶不住,大声呼救,幸有两个湖北大学学生扶回家。还有一次晚上呕吐,女儿不在,我叫婆婆打120急救。几天前一个下半夜,心痛一晚。这些在医院不难解决,呆在家里却是拿生命开玩笑。

我因为患有帕金森、颈椎、腰椎、心脏、前列腺等重症,四处求医,去过北京,最后才找到湖北省中医院针灸科,得到好转。更主要的是精神层面:一个老年患者需要关爱,呆在家,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;老同事、亲戚们一年难见两次,真有点凄凉之感。在医院就不一样了,常有人看望。美女护士两小时来一次,“叔叔好,阿姨好”,声音甜美动听。她们比自己的女儿还细心体贴,晚上盖被子,穿衣扣扣子,真的是管天管地。一次打吊针时我拉肚子,想拔掉针头,护士小刘说,“那样就会多挨一针,我陪你去吧。”她提起吊瓶扶我到厕所,还要帮我脱裤子,我眼泪都出来了……小孙是我们上次住院的管床护士。有次,我婆婆小便处疼痛难受,当时已经是夜班,我们打算忍着。小孙查房发现婆婆脸色不好,一查血压高达160/140,马上找来值班黄医生,经过检查,泌尿系统感染,马上取药,又取来远红外线灯照患处。除了查房,看望其他病人,小孙一直守护在这里,我们劝她去休息,她说:“这种忙碌了没效果,近了又怕烫伤,你们放心睡吧,我年轻,多守护一会。”望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,我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!

这样的事,太多了。自从患上不治之症,我是这里的常客。从上到下,医生、护士,无不悉心关怀,使我多次转危为安。哲人说,只有你跌落到谷底的时候,你才知道,苦难替你留在身边的人,都是你一辈子要心疼的人。比如爱人,比如父母,比如朋友,还有医护人员。女儿女婿也被这些好人感动了,他们说,过年了,做几个好菜来,在病房挂上灯笼,贴一个福字,叫小外孙表演节目。我高兴得睡不着觉,真希望春节就在医院过!

本来好多病友也这么打算,但年关将近,好多病人却因想家,或因人想他们都出院了,剩下的也开始想家。和医生交流时,发现他们也在想家。是啊,医生也有老母亲,也有心上人,每逢佳节倍思亲,只不过他们把这些埋在心里,为了病人做出好多牺牲。于是,我们这些剩下的病人商量,一年一度的春节,何不让医护人员休息几天,回家过个年。于是我们相约着出院了。

回家以后,竟有些丢三落四,魂不守舍的。晚上做梦也是在医院。原来我的人是回来了,“心”还在医院里呢。今天是护士节,让我对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医护人员朋友们由衷说一声:谢谢!



蜂舞花香 (彩色废画报剪贴) 彭敏敏

我把我的笔放入你的小手/叔叔知道,你想学习。

到过地震现场的人,会深切感受到,在大自然面前,人类是那么的渺小,瞬息间生命就消失了。活着就是幸运的。

时光已过去十年,我们仍深深缅怀在地震中遇难的亡灵。这些年,我与汶川疾控中心主任陈红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欣喜的是如今灾区已重建,人民有了新的家园。当地政府在地震五周年时专门立项,预留资金,对映秀渔子溪公墓进行修缮,按山坡自然走向错落而建。据最后统计,有六千余名遇难者长眠于此。每年清明、“5.12”、七月半、中秋,不同人群自发涌来祭祀,公墓里飘荡着一缕缕青烟,弥漫着生者对死者的思念。

愿幸存者好好享受生活,愿逝者的灵魂得以安息,愿天堂里的孩子能继续上学。

孩子,当我从瓦砾中找到你/你手里还握着一支笔/虽然笔已折断,满是污迹/但你仍紧紧地握住,不愿放弃/叔叔知道,你想学习。

当地震袭来时,你或许六神无主/教室瞬间坍塌,你也许充满恐惧/但你没有松开手中的笔/叔叔知道,你想学习。

你或许与我的女儿同岁/天真烂漫,正是妙龄花季/看着你蜷缩的躯体/悲痛的泪水溢满我的双眸/

心感到揪心的痛,这里是失散灵魂的聚集地,也为亡灵找到了归宿。

在救援队的帐篷里,我见到了身材高大的山东籍汉子杨秀旭,烈日烘烤晒,脸上黝黑黝黑的。他讲述了一位小女孩的悲惨遭遇。一天,杨秀旭在映秀小学清理现场时,从瓦砾中发现一具女孩遗体,夹在石缝中,蜷缩着身子,躯体大部分已腐烂,而伸出来的那只小手胖乎乎的,满是血迹和灰土,变得青紫,手里紧紧握着一支已被折断的笔。见此情景,杨秀旭泪流满面。他慢慢地俯下身子,不顾尸体的腐臭,轻轻地拂去孩子手背上的灰尘,擦净血迹,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钢笔,小心翼翼地放入孩子的手里。入夜,小女孩罹难一幕占据了杨秀旭的脑海,他趴在帐篷的铺盖上,借着手电筒的一缕光线,给这位孩子写了一首诗《叔叔知道你学习》:



我一直珍藏着一个红色烫金,由汶川县委、县政府授予的“荣誉市民”证书。这对于参加过汶川抗震救灾的人来说,是一种荣耀。今年是四川汶川“5.12”大地震十周年。手捧荣誉证书,思绪飞向十年前奔赴汶川的难忘亲历。

汶川大地震发生后,我所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,奉命迅速派出救援队,其中大多是防疫专家,担负灾区防疫任务,以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。受科学院领导委派,我带科技处长和一名专家,将防疫装备送往汶川疾控中心。由于映秀通往汶川的道路阻塞,我们包租了两辆越野车,从成都出发,途经雅安、宝兴,翻越夹金山,再经马尔康、理县,途中遇大雨、泥石流、塌方等险情,历尽艰辛,最终抵达汶川,完成了装备交接任务。

桌长,辛苦了!

陈茂生

草根聚会通常十人一桌,在觥筹交错前要推选一位“桌长”,不仅张罗着让大伙吃好喝好,而且还能带人四处“寻衅”敬酒并凯旋“班师”。诸位开心了有机会就特意坐一起“听桌长的”,所以“桌长”就是个最赋特色的称呼。

退休后怀念“工厂没了人还在、企业倒了情尚暖”的、上山下乡插队战友惆怅怀旧的、绿地公园合唱团唱友“嗨”一下的……都会想找机会相聚。以往的日子风风火火,总算到了把酒言欢的时候;不过聚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,不论人多人少都要有人牵头张罗一番才办得成。至若商务宴请、大腕相聚……全然没有“桌长”这一说,凭谁听谁的?同僚聚餐,平时吩咐这吩咐那的各种“长”们桌面上照样颐指气使,也就不免带着工作在继续,继续做工作的味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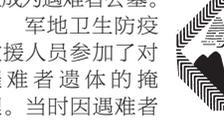
所谓“桌长”就是热心、负责和无怨无悔的志愿者。有的聚会办了四五年,怕参加的人慢慢少了,就要按电话号码一个个地通知;常听得这样的嘀咕:“那个谁?一直没来过,最近打听到信息了赶紧落实下。”人均百元的AA远不够市中心酒店几小时的酒酣耳热与美食佳肴,有几位“桌长”出力出资还不愿声张,仅在一张巴掌大的聚会流程表最后“赞助”栏里罗列几个公司名称而已。办成一次聚会,没钱不行,光有钱也不行;琐碎碎忙忙一两个月,没有奉献精神、没有浓厚情怀,万万不行。

而“桌长”还要功夫用到聚会外。以前在一口锅里“捞饭”吃,加班开会脸红过甚至动过手……难得打打“牙祭”岂有不去之理?退休了、离职了就完全不同,可以有点率性、有点随意,也可以口无遮拦、无牵无挂,人在江湖各有所好,聚会参加与否完全出于个人意愿。所以事先须掌握动向,陈情叙理尽量动量;遇到特别黏糊的还要大煲电话粥煲:你去吗?有谁会去?谁去?怎么去?……桌长的情绪也会弄得差点崩溃了。当然也有一腔两响嗓门嘎啦松脆地一声“去!”尤其已半老徐娘的当年“厂花”,说要涂上最有心机的粉底,抹上眼影喷上香水穿上旗袍,看看老娘靓不靓?“桌长”心情自然就好不少。聚会就是个平台,饱口福是次要的,让老伙计多联络,保持心理健康才是放在首位的;而“不去”的大多是心理因素作祟,想得太俗、念得太多,被琐事羁绊只是借口罢了。

到上桌时,“桌长”先把人均百元收齐了,钞票问题来不得半点差池,并逐一登记姓名、联系方式。随后估摸着在坐各位是否相互认识,做点必要的引导介绍。即便两鬓斑白了也要跟上潮流,动筷子前要加微信,遇到不会的“桌长”就手把手教。没进群的赶紧拉进来,聚会后有汇总的联络表发到群里,以后联系起来更方便些。

哦,还忘了:聚会前“桌长”要事先“踩点”,看看环境尝尝味道。忙不停的桌长哟,好同志啊!

折返成都,再赶往映秀,与我们参加防疫救援队的同志会合。那时,地震过后已数周,到达映秀的当晚,下了一场滂沱大雨。翌日晨,雨过天晴。我们一行从倒塌的映秀小学遗址穿过,眼前是一片废墟,随处可见孩子们丢下的书包、文具盒、鞋子等,大地死一般寂静。这时,唯独见到一只小花猫,听到行人脚步声,从瓦砾中钻了出来,“喵喵”地叫了几声,使人感到还有生命存在。我们踩着泥泞路,继续前行,到了映秀镇渔子溪村,山坡上有临时搭建的帐篷,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,在露天的土灶上置锅熬粥。我问老人:“怎么就您一人?”老人悲伤得说不出一句话,欲哭无泪。后来得知老人的亲人都遇难了,其中有在映秀小学上学的孙女。前面的山道上,人们用一块块砖头摆成“中国汶川5.12”字样,树丛里挂着白底黑字的横幅“汶川地震映秀遇难者之墓”,旁边还摆放着一个个花圈,被雨淋得湿漉漉的。这里是遇难人员集中安葬地,后来成为遇难者公墓。



军地卫生防疫救援人员参加了对罹难者遗体的掩埋。当时因遇难者众多且集中,很多遗体被埋在废墟下,加之天气炎热,整个映秀镇弥漫着难以忍受的尸臭味。挖出的尸体,必须尽快处理,以防疫病发生蔓延。救援队员在渔子溪的山坡上挖出了三道二十多米长的“S”形深坑,用于掩埋尸体。他们对每具遗体的处理,都怀着慈悲之心,给死者以尊严,让死者入土为安。这些遇难者大多没有亲人认领,有些遗体变了形,面目全非,甚至残缺不全,有的已腐烂还长了蛆,挪动时如不小心,躯体就会散架,只能用床单或棉被包裹,装入裹尸袋,尽可能保持遗体的完整。掩埋时进行除臭,消毒杀虫,每层尸体上面,覆盖一层石灰。法医对所有遗体进行拍照取样,做好标记,以备确认身份。掩埋前,救援人员都在遇难者遗体前集体默哀祈祷。我们轻轻地从墓坑边走过,怕惊动地下的亡灵,

七夕会

带皮就咬了,惹得小妹在一旁翘嘴角。他红脸说他的家乡没枇杷,也没见过。如今他到了大洋彼岸,却不知那里有如枇杷到了。丰子恺先生曾在《塘栖》一文中说:船里吃塘栖枇杷,是一件极快活的事。吃枇杷要剥皮,要出核,弄脏桌子弄脏手,吃好之后必须收拾桌子,洗净手,实在麻烦。有趣的是在船里吃枇杷就没有这种麻烦。靠在船窗口吃,皮和核可随口吐到河里,手弄脏了在河里洗洗干净,极为方便。

我想起早年在一个小镇工作,单位的背面,就是一片枇杷林。到了“树繁碧玉簪,柯叠黄金丸”的五月,几个年轻人找到果树的主人,买下一整树,大家在树阴下席地而坐,摘下几柄,说说笑笑,大快朵颐,空气中漾着果子的香味。枇杷一次吃不掉,隔天约了再去。那滋味,一直在记忆里甜着。

江南的夏天还远远在路上,水果店已有枇杷卖。好像胡琴檀板还没响起,戏里的人物已登台亮相。那个橙黄的枇杷,它们的演出,华丽的,很诱人。店主说是进口的。买了几个尝,味道却寡淡。

挨到五月中旬,菜市门口,就有拎了枇杷来卖的女人,一柄结两三个,橙黄溜圆的,“五月江南碧苍苍,蚕老枇杷黄”呀,这才是应时的。女人说,今年天干,雨水少,枇杷想不甜都难,不信,你尝一个?其实齿颊早生津。接过递来的枇杷,刚把皮剥开,充足的水分便溅了一手,真新鲜。丢进嘴,柔甜多汁,还带有一丝果味特有的酸,好味道。

在众多水果里,枇杷,是唯一经历四季的水果。它秋萌、冬花、春实、夏熟,可以说集四时之气。而且枝叶葱郁,经霜不凋,因而有“质贞松竹”的美称。

乡下人对枇杷情有独钟,

每家房前屋后都会种上一棵。《本草纲目》载“枇杷能润五脏,滋心肺”。除了枇杷好吃,平时家人感冒咳嗽,就采些枇杷树上的老叶,刷掉上面的茸毛,加冰糖熬汤,喝上几天喉咙就舒服了,也不再咳嗽,口味甜滋滋,老少皆宜。

蚕老枇杷黄

王征宇

枇杷熟了,绿的叶丛跳出黄的果,形成鲜明的对比,色彩艳丽。枇杷入画,给人世俗的暖意。喜欢齐白石画中的枇杷,他的《枇杷蜻蜓》图,水墨淋漓的叶,鲜明亮丽的果,寥寥几笔勾出欲飞欲停的蜻蜓,设色古雅,笔墨拙朴,充满质朴的生活气息和孩子般率直和天真。

初恋,认识的是位天津男孩。第一次带他回家是初夏。母亲洗了枇杷请他吃,哪想,他当成了杏子,

美食